

經義述聞

冊三



經義述聞第五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上五十一條

維葉莫莫 我馬玄黃 薄言有之 翹翹錯薪 伐其條枚 振

振公姓 維鳩方之 被之僮僮 素絲五緘 三五在東 如有

隱憂 曷維其亡 終風且暴 深則厲 濟盈不濡軌 伊予來

壑 汎汎其景 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 衆穉且狂 士貳其行

能不我知 嘆其濕矣 亦莫我聞 咸林 兩服上襄 邦之

司直 遵大路兮 宜言飲酒 知子之來之 子之還兮 揖我

謂我儂兮 其魚魴鰈 抑若揚兮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行役

夙夜無寐 爰得我直 子有廷內 素衣朱襮 子兮子兮 王

事靡盬 人之爲言 奉時辰牡 有紀有堂 衡門之下 歌以

訊止 猗儺其枝 一之日 七月鳴鵙 宵爾索綯 亦孔之將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覃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

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獲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緣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

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萋萋耳

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玄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玄黃毛傳曰虺隤病也玄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玄箋謂黃為歲晚草黃玄為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玄黃雙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玄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玄玄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暵嘆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玄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隤玄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

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

色之病郭璞駁之曰虺隤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玄以

是明之

薄言有之

采芑篇采采芑芑薄言采之采采芑芑薄言有之采采芑芑薄言掇
之采采芑芑薄言捋之采采芑芑薄言結之采采芑芑薄言禰之毛
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結執衽也扱衽曰禰家大人
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
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
次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
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爲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爲
衆多之貌言於衆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爲高則與下
句相複廣雅曰翹翹衆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幹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
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

名故傳曰條槲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
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第七字木名也再以
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
丁伐木掎矣析薪也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
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芄芄
械樸薪之類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丸丸是斷是遷
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幹則文不
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
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薦與
女蘿施于松上第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
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

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

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姓謂子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為祖日知錄曰此姓為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

云土揖庶姓者不同

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眾子

孫也姓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楚語曰帥其子

姓從其時享

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始言同姓耳

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

帝以咳姓於王宮

即曲禮所謂備百姓

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韋注曰國

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

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子說符篇

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

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

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

薄衣食無益也

今本治要姓譌作姪姪草書相似故譌古無謂兄弟之子為姪者辯見顏氏家訓

呂氏春秋

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

本姓今譌

作姪文選思元賦注引此已誤

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

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

侯傳曰跪起如子姓

姓今本亦譌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足證史記姪字為傳寫

之譌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為子孫之通稱

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

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偁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

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

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爲放分岡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圮族今文尙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字或作旁滂浪切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

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芣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
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僮童也其貌童童然也
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
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緘

羔羊篇素絲五純素絲五緘素絲五總毛傳曰純數也緘縫也總數
也引之謹案緘訓為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緘縫之界域今
繹三章文義寔不當如爾雅所訓純緘總皆數也五絲為純四純為
緘四緘為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緘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
純次言五緘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弘書曰五絲
為緘倍緘為升倍升為緘緘今本譌作絨倍緘為紀倍紀為綬倍

為緘倍緘為升倍升為緘緘今本譌作絨倍緘為紀倍紀為綬倍

緩爲綖。豳風九罭釋文曰：緩字又作總。然則緘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緩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緩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正與倍紀爲緩之數相合。純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純本又作侗。春秋時陳公子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純，卽西京雜記之繡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譬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噉。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旣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旣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識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

宋書符瑞志不

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

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

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為言猶三也且昂畢觜觶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囑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囑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昂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為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旒四旂以象營室今本旒誤作蛇辯見考工記則合東壁二星為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為三星昂七星而詩以為五星元命包以為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為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邶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為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即憂心慙慙之慙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荅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嵇康養生論注

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愬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愬愬彼傳曰愬愬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曰精小之微也埽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逶蛇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而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竝曰壽考不忘

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亡猶已也作忘者假

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竝與亡同漢書武

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亡也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亡作忘

曷維其亡猶言曷維其已也不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

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

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其字

亡正作解者皆失之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為終風韓詩曰終風西

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爾雅曰南風謂

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秦風焚輪謂之積

迴風為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為暴風

而兩土為霾陰而風為曠以上三句專釋此燕燕曰終温且惠淑慎

其身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商頌那曰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窶陰雨

既和且平終字皆當訓為既水篇終篇終遠兄弟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

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昔吾先君莊既終語

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之轉既已之既轉為終猶既盡之既轉為終耳解者皆失之

深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絲膝以下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邛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砮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砮字又作瀦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擢舟航以橫瀾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瀾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

厲為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
 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
 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
 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閒存異義要
 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為以
 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尚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
 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
 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
 涉為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
 言賦亦曰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為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
 大人賦橫厲飛
泉是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興師奔逝橫厲鳥孫是
 也因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游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溶而
是也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為是且深則厲淺則

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
 矣說文以砥為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砥為石橋也衛風有

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深可厲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隤厓

也又曰隤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旁隤方也方亦旁也隤厓厲皆在旁

之名故皆訓為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為厓又可訓為方秦風兼

湄水隤也厓厓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二章言淇厲三章

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

魏風伐檀篇實之河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

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蘇林

曰廁邊側也索隱曰廁劉氏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廁與

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廁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

厲為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為深則厲之厲非也毛謂

厲之旁則非而以戴以厲為梁厲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

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深則厲之厲又非

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轆頭

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軌以上爲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車轍軌是車軾前又云車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韉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軌與軾於事同

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

謂韉頭也

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軾是一事故云軌與軾於事同謂韉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韉頭謂之軾又謂之軌韉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韉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瀾鶩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韉頭之

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
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軌

以上爲軌軌本作軸古軌軸同聲

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

好爲韻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轍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軸之軸聲如軌

故軸誤爲軌軌上當有濡字

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
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
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
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
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
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
言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
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
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
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

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轡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轡頭故有車轡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轉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轉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軌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轉上不得有軌會謂由轉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聞而遽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轉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軾下爲軾所蔽不若轡頭爲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轡頭沒入水中故曰滅

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寒冬水淺之時乘車

濟洛轍中含冰其迹漫滅也若水深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水裁滅轍則是淺池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爲一非也不言滅軸

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

易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

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胸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

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

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

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

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輳輳之上爲輿引之案輳上爲輿則

由輿以下之度不得由輳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

寸也則由輳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輳則必入輿輿者

人所居也故傳以輳爲高下之節引之案輳在前者上曲而承衡在

定不可曰由輳以下爲軌謂引之案傳作上下曲而承軹其高下之度無

下為軌而云由軌以下乎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陔言之所

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轍謂車迹與輿毛公曰由軌以下曰軌自其

高下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以迹之左右相距言之者所謂軹崇

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軹謂軸之兩端非謂由軌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

下不主廣陔也引之案輿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

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為扁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各

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軌以為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

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為水濡

之度而由軌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

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為濡軌今本誤作由軌以上為軌

軌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軌以下也今改上為下而創為輿

下輪內為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

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轆頭入水為

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

輪閒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為齊策
車不得方軌注一為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為淮南覽冥
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
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
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即結徹也管子小匡篇
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橫彼此交
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

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本西行還車東鄉則
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不可言屈莊子胠篋篇足跡接

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為跡可
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

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

之時而為轉與衡所隔則不相接值兩車並列之時而為輻與軹所隔亦不相接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

考工記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張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

輪閒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爲輿下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爲濡軌非謂車由軸以下爲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舛至徹之爲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爲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爲苟同可也

伊予來壑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予來壑毛傳曰壑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予來三字與

壑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壑讀爲愾愾怒也

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言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

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

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說文作鍊火既反云怒戰也火

既反正與壑字同音凡字之從氣從既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槩或

作鍊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既作氣聘禮記曰如其饗鍊之數鄭注古文鍊爲既中庸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鍊曹風

下泉篇愾我寤數楚詞九歎注引作慨伊予來壑與反予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凡詩中

來字如此篇之伊予來壑及四牡之將母來諗采芑之荆蠻來威桑

柔之反予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

者皆訓爲往來之來遂致詰籀爲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然見

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

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

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引之謹案于當讀曰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爲正義亦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傷兮 如匪行邁謀 匪伊垂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閔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顧氏寧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

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字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

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為說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

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

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其訓蓋

本於三家小閔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即彼也是以廣雅及杜

注皆訓匪為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鄙風定之方中篇匪直

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為匪徒訓人為庸君皆失之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

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

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

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

旗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旗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

而厲彼子女卷髮如蠶也箋曰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

有旗也失之說者皆訓匪為非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衆穉且狂

載馳篇衆穉且狂毛傳曰是乃衆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穀梁

傳曰衛人者衆辭也上文許人已是衆辭不須更言衆矣衆當讀爲

終終猶既也詳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温且惠既温且惠也終風且暴既風且

暴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終善且有既善

且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衆爲終史記

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

崔駰傳終作衆韓策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衆本今

衆下有終字後人據韓策加之也皆是也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

穉尹知章注曰穉驕也集韻穉陳尼切自驕矜貌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

莊子是其證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

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驕且妄矣蓋自以爲是驕也以是

爲非妄也傳不知衆之爲終又以穉爲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

幼邪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為貳之譌貳音他得切卽忒之借

字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卽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忒也

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且且悔爽忒也郭

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

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箋解女字為汝貳字為二皆失之其釋不

爽曰無差貳則無差貳之譌也差貳卽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差忒以差貳之解

解士貳其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鴉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

執義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為詁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引之

謹案古無訓忒為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貳疑

也蓋毛鄭本忒作貳故訓以為疑周語平民無貳貳誤作貳韋注遂以疑貳釋之正與此同貳者

貳之譌貳即忒之借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不

忒他得反本或作貳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貳者貳亦貳之譌也

說文疊貳也貳亦貳之譌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篇呂氏春秋先己篇引此

詩竝作忒高誘曰忒差也蓋忒本字也貳借字也貳譌字也其儀不貳與棘

國為韻貳棘國古韻皆之部入聲貳字為脂部去聲脂之二部古不相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

毛鄭本之貳為貳則古字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為忒意則

是而文則非矣玉篇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貳為忒故於忒下

誤收疑也之訓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貳之古字並

不列作貳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貳之心則

所見本尚作貳而貳為貳之譌貳為忒之借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

貳字多譌作貳互見禮記宿離不貸周語成事不貳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

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鱗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

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傳曰甲

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鞶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引之謹

案詩凡言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

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

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爲而言童子

雖則佩鱗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鞶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

今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

正與而字相應雖則佩鱗而不我知雖則佩鞶而不我甲猶民勞曰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字古字多借能爲而

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

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趙策

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管子侈靡篇

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

有箴或有忠能被害也善也崔駰大

嘆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摧一章中谷有摧嘆其乾矣毛傳曰摧離也嘆菸貌陸
 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嘆其脩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嘆其濕矣
 傳曰離遇水則濕箋曰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
 案嘆或作燠說文曰嘆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嘆乎火又曰燠
 乾兒則嘆為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嘆其乾不可云嘆其濕也
 而云嘆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曝字
 云曝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曝玉篇曝邱立切欲乾也古
 字假借但以濕為之耳草乾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
 之曝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
 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曝邱及切胸脯也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

狀之也皆曰嘆嘆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離之乾乃傷於旱非傷
 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

為之辭說文灑水濡而乾也引詩
 曰灑其乾矣誤與傳同段氏說文菸字注謂嘆即薰字之

假借焉菸也蓋曲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嘆爲焉者且經云嘆其乾不云嘆其菸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

聞與問通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下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有謂相親有也此曰亦

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

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

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

我虞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引之

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械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械故械通作或或與咸

字形相似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械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予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車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爲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衽謂前衽也問喪篇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卽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

過也

趙注云直言攻之失之

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雅小

伐木箋引此而釋之曰以道德相切正也

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謂正

夫差之過也主人過則謂之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

曰直不曲也失之

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

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

乎是邦之司直主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 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勳兮不寔好也家大人

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勳好為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

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

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第二句第四句變首

章之韻而第一句不變韻則第三句亦不變韻若免置次章之肅肅

兔置仍與赳赳武夫為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為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來來思為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為韻其變韻皆自第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第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為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為肴則此句宜字亦為肴可知爾雅宜肴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肴正義引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為肴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為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

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
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
云杖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
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爲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嬖云好貌家大人
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
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嬖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
文嬖好也義本韓詩廣雅好貌謂之嬖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留各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
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荅問曰營爲地名則茂與昌
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
營爲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

上一字者營本作嬖嬖昌茂皆好也作還作營者借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

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為△背△為△是營即環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濫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

若以子之營為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錢以茂與昌為地名又以昌為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為地名乎

揖我謂我儂兮

揖我謂我儂兮毛傳曰儂利也韓詩作媿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

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媿亦同也廣雅媿好也義本韓詩陳

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媿是

其證也作儂者聲近而借耳說文鬢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鬢鬢與

媿義亦相近

其魚魴鰈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曰鰈大魚箋曰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

是鰓爲大魚也傳以鰓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箋以鰓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非極大之魚與鰓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僞書不足爲據傳鰓大魚當作魴鰓

大魚

下章傳曰魴鰓大魚此亦當云魴鰓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當作鰓魚無大字案經云其角魴鰓則鰓之爲魚已明何

須又言鰓魚乎或說非

魴也鰓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

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魴鰓傳曰魴鰓大魚

或曰當作鰓魚非是

豳風九罭

篇九罭之魚鱒魴傳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

大盈車者乎鰓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字求之蓋卽鰓也爾

雅鱒鰓郭注曰今鱒魚似鱒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鰓魚似鯉生

江湖閒今揚州人謂之鱒子魚聲如混或如袞鰓與雲爲韻當讀古

魂反鰓郭璞音胡本反

見爾雅釋文

二字聲相近

今音見匣相通故鰓鰓不分

蓋

鰓或作鰓後人失其讀因分以爲二耳

說文鰓魚也鰓魚也

字又作鯤潘

岳西征賦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徽蓋鰓有青白二色青者謂

之青鯤鯤與鰓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鰓爲鰓也鰓爲魚名故

與魴鱣並列若以為鯤鮪之鯤則鯤為魚卵見內則鄭注尚未成魚不得

云其魚魴鯤矣且魚卵無入笥中之理何為因敝笥而詠之乎鄭說

失之

抑若揚兮

猗嗟篇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為揚之

貌故知抑為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

文抑徐音噫大雅瞻仰篇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抑即懿也楚語作懿以自儆章注懿詩

大雅抑之篇也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為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

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古亂反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患反習也正

義曰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

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

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

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曰貫猶中也中不正不釋筭也是貫與中同義卽上章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若以選爲上選貫爲貫習則舞亦可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行役夙夜無寐

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已行役夙夜無寐引之謹案寐讀爲沫無沫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王逸注並云沫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讀爲職職亦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

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
 義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景紀曰令亡罪者失
 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
 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
 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古字通
 故脯五職之職又作植鄉射禮記薦脯用藁五羊舌職之職又作殖
 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職赤殖之殖又作戠禹貢厥土赤殖墳脂膏膾
 敗之膾又作穢考工記弓人注穢

子有廷內 洒掃庭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掃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馬二
 章之廷內鍾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為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
 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掃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
 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

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亦有專謂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

曰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

顏師古注內中

謂後庭之室也

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

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

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

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

曰灑掃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灑

掃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灑掃庭內

義與此同正義曰灑掃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

論之

縈衣朱褱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縈表朱遊戲皋沃
 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縈表朱卽縈衣朱褱褱之爲言表也呂
 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褱高誘注曰褱表也廣雅新序節士篇作臣
 請爲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脩褱而內逼曹大家注與高
 誘同易林訓褱爲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卽從子
 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浩
 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光本皋皋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爲聲鵠之作皋蓋亦
 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綢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茲此
 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爲此非傳意也嗟茲卽嗟
 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
 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揚

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噉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噉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噉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其注尚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爲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搗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杜林

同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采薇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

盬不遑將母杜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北山同搗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

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讀盬爲盬之

鹽故曰不攻致不堅固也盬或作楛又作苦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

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楷鹽並同義孔穎達不得其解乃曰鹽與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蠱為蠱穀之飛亦為

蠱以證鹽為不改牢不堅固之意失其指矣杖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續嗣其

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

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

無不堅固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

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矣

今案鹽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藝

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啓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故我心傷

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

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

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

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

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良盬之盬通作苦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

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為不功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苦息

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為不功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苦息

也之苦於爾雅之苦息也則誤讀為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即詩之靡
監郭璞注爾雅苦息也曰苦勞者宜止息乃不得其解而為之辭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

盡通其義者矣

人之為言

采苓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箋曰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釋
文曰為言于偽反或如字本或作偽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偽之言君
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白帖詐偽類引此亦作偽言引
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為言即民之譌言
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為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竝
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偽也言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正月箋
曰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晉語曰偽言誤眾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
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月令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偽定十二年左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
為則為偽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為人為善言殆失之迂矣

奉時辰牡

秦風駟騶篇奉時辰牡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
 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
 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
 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
 為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
 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一歲為縱
 二歲為祀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元謂慎讀為震爾雅曰麋
 牝曰震以上周官注案慎為獸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
 之辰凡字之從真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為震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為慎亦其例也五歲為慎獸之
 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縱祀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為縱以下
 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引之
 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

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樞山有苞櫟山

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

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麥邱中有李山有扶

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有桃園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

有栲隰有柎山有漆隰有栗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

櫟隰有六駮毛傳曰駮如馬偃牙食虎豹錢氏曉答問曰詩中山名也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即詩之六駮乎山有苞棣隰有樹檉墓門有棘墓門有

梅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

山有栲北山有柎南山有枸北山有楛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

四章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

則既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為杞堂讀為棠

條梅杞棠皆木名也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釋詩有杜赤棠也紀堂假

借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羊作紀侯廣韻堂字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會

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即昭二十年棠君尚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

第夫溉奔楚為棠谿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數執棠谿以荆

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

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揚門襄十八年宋亦有

揚門也昭二十一年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

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洪肆其情欲婦人則引

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曰過陳之

墓門則墓門為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

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

歌以訊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譌作之戴氏聲韻考

以諄止然則此句用字不得或異三篇惟不應為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

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篇惟不應為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

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二字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

唐石經止字已譌作之釋文有訊之二字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

續列女傳載此詩之文正本作歌以訊訊乃諄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

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為諄諄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

顧又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諄不作訊明矣今
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諄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
諄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諄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非譌字
也訊古亦讀若諄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為韻張衡思
元賦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為韻左思魏都賦翩
翩黃鳥銜書來訊與匱粹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為韻則訊字古讀若
諄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訊為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

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為訾

訊字古讀若諄聲與訾相近故通

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雨無正箋訊告也釋文曰

訊音信徐息悴反與墓門釋文同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釋文曰字
又作諄王制以訊馘告釋文曰本又作諄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
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諄爾雅諄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
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諄申胥又訊讓日至注曰訊告也
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諄之郭象注曰諄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
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

引廣雅諄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素

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諄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

而諄語張晏曰諄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諄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

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作諄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

兮文選諄作訊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

水火而妄諄文選諄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傳毅傳迪志訊曰先人有

訓我訊我誥凡此者或義為諄告而通用訊或義為訊問而通用諄

爾雅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玉篇廣韻並曰諄言也爾雅作訊玉篇

廣韻作諄則爾雅別本有作諄者諄同聲故也廣韻譌雖遂反讓

也諄也告也問也集韻譌或作訊通作諄譌訊同聲故同訓為問

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數讀若贅廣韻又雖遂切與諄同音數

之為問猶諄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譌字乎考正之說殆

疏矣釋文引韓詩則訊諫也則韓毛二家並作訊爾雅諄告也釋文

郭璞音諄之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則寫如其字荀所引之書作

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其所注之書離騷云朝諄

猗儼其枝

爾雅之逸本引詩亦作諄不張衡傳云妄諄故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

檜風隰有萋楚篇隰有萋楚猗儺其枝毛傳曰萋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為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於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感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猗旒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猗旒乎都房王逸注曰猗旒盛貌詩云猗旒其華王引詩作猗旒而訓為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杜兮苦李猗旒九歎曰結桂樹之猗旒兮王注並曰猗旒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豳風七月篇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

見困學紀聞卷一

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侯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為

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為呼月為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

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

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耳一之日于絡二之日其同蒙上四月秀

月字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獲十月隕穽而省故一二之下皆加

之字以別之明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為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

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為七日也辯見本條下介甫可謂

不善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萋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

則十月亦當為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穽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蠶

月採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

稱月乎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

說而礙於四月秀萋之文故彌縫其說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

乃惠氏周易述尚取之以解七日來復毋乃惑於曲說邪民其無不

七月鳴鷓

七月鳴鶡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鹵地晚寒鳥物之候
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鶡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
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引之
謹案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萼五
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
隕墜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第三句始得轉韻爲之
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
韻四月秀萼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墜爲
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閒甚遠則必轉韻以別之此
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鶡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
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宵爾索綯

宵爾索綯毛傳曰綯絞也

爾雅釋言文

箋曰夜作絞索引之謹案索者糾

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

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絢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紉索也此謂楚辭

離騷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

繩之灑灑淮南汜論篇綵麻索縷高誘注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

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絢繩索也此謂字或

作紹小爾雅曰紹索也方言曰車紉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閒

或謂之曲絢郭璞注曰絢亦繩名引詩曰宵爾索絢是絢爲繩也爾

雅訓絢爲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纍纍繩索絞紡纊哀二年左傳

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尙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辭

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芟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

緡縵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緡或謂之縵絞通語也郭注曰謂箋曰

履中絞也義與繩謂之絞同說文笈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絢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

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亦孔之將

破斧篇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

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經義述聞第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將美也', '首章言將', '二章言嘉', '三章言休', '將嘉休皆美也', '將臧聲相近', '亦孔之將', '猶言亦孔之臧耳']

經義述聞第六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每懷靡及。維其偕矣。是以有譽處兮。我心則休。選徒躑躅

會同有繹。謂我宣驕。夜未央。其下維穰。君子攸芋。衆

維魚矣。旒維旗矣。不敢戲談。有實其猗。執我仇仇。寧訓爲

乃。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哿矣富人。率者崔嵬。既伏其辜

淪胥以鋪。云不可使。人之齊聖。不離于裏。昊天罔極

有捋棘匕。佻佻公子。日旦出。維北有斗。盡瘁以仕。率土

之濱。我從事獨賢。其德不猶。我庾維億。秣幹者茅蒐染韋

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竝受其福。是謂伐德。至于已斯

亡。無自暱焉。苕之華芸其黃矣。何人不矜。宣昭義問。自

土沮漆。率西水滸。曰止曰時。予曰有奔奏。芄芄械樸。作

之屏之。其灌其柵。依其在京。臨衝閑閑。適追來孝。以燕

翼子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爰咨

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
 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
 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
 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
 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
 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為一故其說
 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為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此二句用左傳
 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為詢兼
 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

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和曰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謀注重之謀也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亡其一益之以咨則又六德

之所無也改才為事改事為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偕矣 飲酒孔偕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

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

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

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為偕是偕與嘉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姁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

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

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游也引爾雅曰豫樂也豫

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是豫譽古字通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

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

曰嘉賓式燕以樂車牽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竝訓休爲美失之

選徒蹻蹻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蹻蹻毛傳曰蹻蹻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誨而云蹻蹻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與具也與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饗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

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並說見周官此言

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

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蹶衆也十月之交

篇讒口蹶蹶箋曰蹶蹶衆多貌此言蹶蹶亦是衆多之貌言所具之

卒徒蹶蹶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蹶蹶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爲陳雖本爾雅

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鳥而言

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斲毛彼傳曰

斲斲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

盛兒繹斲驛並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爲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也引

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

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

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

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為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

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於義為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且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

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中央禮月令

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

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為夜央夜半此蓋

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毛公訓央為旦亦未知出於

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

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

不能指明其義案未渠央乃漢人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

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時亦猶

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

燎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

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

央是古人謂未已為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

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為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

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

乎正義以旦為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死篇注屈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

為夜半則非釋文旦作且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旦

為夜半則毛傳之本作且甚明段氏若膺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

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

夜未艾為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末曰艾近之而又

以為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艾亦

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徵答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問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輝，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

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
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晰晰庭燎有輝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
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子又改爲兮敝子又改造兮敝子
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萋萋蒹葭采采
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
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維擇

傳曰擇落也尚有樹檀而下有擇尚與同箋曰檀下有擇此猶朝廷之

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擇

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擇疑當讀爲擇廣雅棊棊博以整切擇也

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曰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

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擇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

與擇相近故借擇爲擇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

以爲布爲紙見陸機疏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擇二章曰其下維

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干篇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
懽懽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
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絲篇聿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承
魯頌閟宮篇大啓爾宇傳竝曰宇居也
上文言約之掾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燾宮室曰
謂約掾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
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衆維魚矣旒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衆乃蠓字之省說文蠓與蠱同蠓實蝗
類說文蠱蝗也蝗蠱也則蝗一名蠱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

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
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蠓不爲蝗而爲魚故以

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蠓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蠓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蠓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蠓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蠓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旄維旗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旄化爲旗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旄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旄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故夢旄乃是旗則爲人衆案大司馬郊野載旄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旄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

等豈得謂旄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
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
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旄化爲旗之說本不可通又安
得有衆化爲魚之說乎衆維魚矣旄維旗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
則訓與旄維旗者旄與旗也大雅靈臺篇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虞
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
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
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
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
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
見旄與旗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下句並
舉二物故傳曰旄旗所以聚衆也後人不知旄維旗矣之維與與同
義乃猥以爲旄化爲旗因之衆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
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

並云談戲調也

廣雅調調也衆經音義卷十
二古文謝今作嘲又作調

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
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
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
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
何得卽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
耜有揀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
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萋楚篇猗難其枝卽隰桑之隰桑
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
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

實廣大貌魯頌閼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警警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

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
執執緩也集韻曰執執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
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
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
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
說為切而傲賢之說為疏矣

寧訓為乃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說寧或滅之曰滅之
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
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家大人曰寧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
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
承詞意甚為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
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非也水之
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為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

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
不如箋所云也寧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寧戴先生毛鄭詩
考正曰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會也案寧猶乃也語之轉下
寧莫我有同雲漢首章寧莫我聽寧亦乃也篇內寧丁我躬寧俾我
遯胡寧忍予胡寧瘖我以旱竝同以上戴先生說謹案邛風日月篇寧不我
顧小雅小弁篇寧莫之知四月篇胡寧忍予箋竝云寧猶會也又小
雅正月篇寧莫之懲四月篇寧莫我有大雅雲漢篇寧莫我聽寧丁
我躬寧俾我遯諸寧字箋皆以會字代之會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
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是也又雲漢篇胡寧忍予胡寧瘖我
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寧爲荼
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寧爲安失之內則子婦
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
數休息之也正義曰寧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言無乃以為宗羞也此無寧與他處言無寧者不同杜注無寧

寧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

古人謂乃為寧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

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

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鼎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

澤也又絕高為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麋麋絕有力

豨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貌熊虎醜絕有力麤牛絕有

力欣郭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

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為意乎正義曰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

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

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

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

意卽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

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

意之也意之度之也

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

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

尹注不知意訓

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

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

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藏也

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

楊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請測其意失之

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

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

複語耳

嗇矣富人 嗇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嗇矣富人哀此惇獨嗇與哀相對為文哀者憂悲
 嗇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惇獨也兩無正
 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哀與嗇亦相對為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
 身處於安也嗇嘉俱以加為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
 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
 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嗇之為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
 嗇矣能言杜注曰嗇嘉也毛傳訓嗇為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
 愜嗇也故箋曰富人已可惇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
 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萃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箋曰萃者崔嵬漸漸之石篇維其
 萃矣箋曰萃者崔

崑也字作卒不作萃此亦當然山頂崔嵬者崩釋文萃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

嵬也宜依爾雅音但恤反本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萃者屢屢

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誤作萃箋作崔嵬者雖

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誤作萃則當訓

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漢

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崩壞荀子君子

詩作山豕萃翊引之謹案卒當讀為猝倉沒反猝急也暴也言山豕猝

然崩壞也卒崩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為崔嵬而以山豕卒連讀則與

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雨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

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為一句

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

皆四字為句不應其閒又八字為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見廣雅隱也見晉

語章注

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闇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爲闇薰與闇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苟爽本薰作勳虞翻本作闇湖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闇也易曰爲闇寺是薰與闇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

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
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
亡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痛本字也
毛詩作鋪借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痛
矣釋文痛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痛
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
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則
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
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爲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
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謂胥靡爲相隨
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爲胥靡則不可若
惠氏讀薰爲閹而以爲刑名則尤爲不可周官閹人注曰閹人司昏
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閹爲刑名也
且讀薰爲閹而以閹胥爲刑名則漢書薰胥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
墨劓刑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刑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卽淪胥

若以淪胥為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為率惠以三家為是毛為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為相薰烝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為惡必怨及朋友矣故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為可使不稱己意為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為使說見爾雅俾拼抨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

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睿
齊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
速俱訓為疾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修身
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
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
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為正杜以齊為肅又以為中皆未當也漢泰山
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為理謂媵理也毛在外
理在內相對為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
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割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
當為理是理裏古字通屬箸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箸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

也此詩正義訓離為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為義言我之親附於父

母若箸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
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即是以裏為理也
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為表裏之裏則裏即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
耳箋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
為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
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
以為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為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
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
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
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
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
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

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卽義字之不報痛昊天

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捋棘匕

大東篇有饑簋殮有捋棘匕毛傳曰殮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

實正義曰鼎實爨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殮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

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獻匕與敦于廩爨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

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耀耀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

韓詩作耀耀耀耀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耀耀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耀

耀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

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耀直好兒玉

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耀耀好也耀耀猶言茗茗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茗茗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窈窕方言曰美狀爲窈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耀耀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耀耀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旦出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家大人曰旦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啓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

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頽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悴聲近之誤也又案憔悴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水醮曰唇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悴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顛悴之顛悴亦盡也荀子

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

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

後率西水滸下

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

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為循於詩義未協

孟子萬章篇趙注同

正義曰言率

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為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

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為賢才失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鐘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瘡瘡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億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幅臆氣

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幅臆漢書陳湯傳策慮幅臆顏師古注曰幅臆憤怒之貌是也哀而氣滿亦謂之幅臆史記扁鵲傳壺唏服

億悲不能自止服億即幅臆問喪曰悲哀志憊氣威是也憂而心憊亦謂之幅臆馮衍顯志賦曰幅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憑

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噫氣滿貌憑噫即幅臆漢書賈誼傳衆人

之感故方言曰幅滿也王逸注離騷曰憑滿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

感惑好惡積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

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 憲意臆並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

大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

恃楚衆以馮陵我做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

庾維億維億猶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

及秭之億不同

韎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毛傳曰韎者今本韎下茅蒐染韋也今本草

一入曰韎今本脫入字案一入曰韎絕句韐所以代韠也箋曰韎者

今本韎下衍韐字下茅蒐韎同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今本韐上衍韎字以上諸

考讀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

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

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

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

茅蒐靺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靺則與一入曰靺之文自相違異且毛
既云靺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靺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
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靺韋之跗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
靺鄭後司農說以爲靺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
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靺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靺
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靺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
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竝云一染曰靺叔重之學出於景伯故
云靺染韋也一入曰靺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靺至康成始
以茅蒐爲靺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靺與一入
爲靺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經異義曰靺草名齊魯之
閒言茅蒐聲如靺蓋異義亦從毛
詩以一入爲靺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靺則義與鄭同不當
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靺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紆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
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紆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徇東如此則非有解怠

紆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也交亦敖也襄八左傳引詩如匪行

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為彼彼亦可訓為匪交之言姣也廣雅曰

姣侮也字通作倭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

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倭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

高注訓為倭健失之辯見讀書雜誌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

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紆者匪交

匪紆也匪交匪紆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云兕觥其觥

敖萬福來求猶絲衣云兕觥其觥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

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

作傲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彼匪也不也交姣也侮也杜注以為彼之交於事失之漢書

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紆而釋

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為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

傲匪傲又以為傲訐顏師古又以為傲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

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傲訐傲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速同速聚也言萬福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道百祿是總竝與此同義說文速斂聚也虞書曰旁速孱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儻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速毛傳曰速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速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鞫也釋文速本亦作求是速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

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知禮

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

普也徧也謂眾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

竝受其福條下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

不不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

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

也說文伐敗也廣雅同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

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

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翦勿伐勿翦勿敗伐亦敗也聲

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己斯亡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己音紀唐石經作己各本皆作

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己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
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己誤作己
經注正義中所在多
有唯唐石經不誤
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

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引之謹

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亡己不當言至于己斯亡也

且至于己斯亡亦非謂己身以此而亡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

以亡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己而忘乎己之不讓人正所謂民

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

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

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詩以上韓不能自知正所謂至于己斯忘也

忘與亡古字通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之韓子

射亡歸亡並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亡荀子

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亡史記
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作亡
無自暱焉

菀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慎

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療焉療亦病也廣雅訓暱爲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爲近非其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苕之華篇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苕陵苕黃華稊白華芟是苕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杜其葉湑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萋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旣以黃爲將落遂并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為瘵爾雅鰥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瘵在又康誥恫瘵乃身某氏傳曰瘵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瘵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為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衛風

淇奧篇赫兮咺兮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

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為令聞不已之聞正義

如此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

也周頌離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

箋訓宣為徧雖本爾雅但於詩義未協

自土沮漆

繇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氏

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案史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

公去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但言漆水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

不釋沮字而但言漆水注曰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山下皆用周

本紀之文而但言漆水注曰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山下皆用周

明矣又匈奴傳岐梁山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

言漆而不言匈奴傳岐梁山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

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

漆縣西沮則不扶風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

漢書地理志初生自扶風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

詩曰人之初生自扶風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

漆之地案注內兩見漆今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入渭今

本並譌作漆沮辨見漆今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入渭今

一珍做宋版印

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郃適邠自杜水往至於漆水也杜水

出麟遊縣西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北入涇今邠州東北有故邠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郃城公劉自郃遷於邠故曰自

土徂徂與沮相似又因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

之率西水滸專指漆水而言如以為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側

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

以此為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

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

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涇萬年縣故城北為櫟陽渠

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即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

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為洛水非也古時未有是漆沮在涇東南流

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為漆沮也且漆沮是

一水之名故詩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

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

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為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太王居邠在漆水之側

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此漆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膺膺

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為長毛鄭詩考正曰自

土沮漆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為水

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徑省

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以明界域耳豈謂一

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

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為韻上文陔與生自為一韻

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

曰周原沮漆之閒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

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

箋亦先沮而後漆閒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

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引

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

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

去刪文選潘岳為賈謚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並作自土沮漆

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陼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陼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陼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

又案邠地之漆水北流入

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辯之詳矣闕駟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爲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澚

率西水澚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澚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澚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澚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

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
 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閩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
 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
 見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
 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澣至于岐下不
 當云率西水澣矣若謂太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且詩敘太王
 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
 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澣正承上
 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澣則不知為何水爾
 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土之濱下西邠之西也太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
 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
 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澣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為循孟子梁惠王
 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
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
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
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跼跼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時止不前也今本爾雅
跼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櫟鑿垣而棲爲跼王風君子于役釋
文跼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
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
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跼離待也方
言跼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

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
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
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

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為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芄芄械樸

械樸篇芄芄械樸毛傳曰械白桺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桺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橐

郭本橐作謂今從舍

人及李孤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橐也械與棗皆叢生

之木故類言之芄芄械樸榛桔濟濟皆二木並稱也毛鄭誤讀爾雅

樸枹者為句而以樸為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蓄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

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為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

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

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其灌其柵

其灌其柵

脩之平之其灌其柷毛傳曰柷栭也釋文柷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

下文檉楛壓柘方及木名蓄翳灌柷則汎言木之形狀耳柷讀爲烈

烈柷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柷餘也疏引詩序曰宣

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柷餘也陳鄭之閒曰柷晉衛之閒曰烈秦

晉之閒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葉葉與柷同

皇矣曰其灌其柷義並同也段氏詩經小學讀柷爲爾雅木相磨櫛

之櫛非是段注說文櫛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櫛櫛即柷也毛云柷栭也栭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

可通爾雅之栭栭與椽即來樓落並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

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

矣今案依兵威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

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

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

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

毛傳士子第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盥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第為士者若是婦子之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為童穉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饋饌士為丁壯則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為子也

有噲其盥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為愛云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萋萋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萋萋疆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萋萋亦皆謂車之疆盛萋萋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適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

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
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

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

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通辭也毛鄭詩考正曰案

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

助詩中聿曰通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來孝今詩作聿傳於

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明曰消箋於聿來胥字釋之爲

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字釋之爲

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通追來孝

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

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詮詞也從欠

從日日亦聲引詩吹求厥甯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

與通詮詞者承上文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說見

下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

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
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
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
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

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索隱來古即古來也非是此皆古人謂往為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即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魯語鳥翼翼穀卵韋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為成也訓翼為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

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
注禮用韓詩也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揆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經義述聞第六

經義述聞第七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嗶嗶 庶無罪悔 朋友攸攝 可以濯漑 無縱詭隨 無
俾正敗 無然泄泄 曾是彊禦 隸皇天弗尙 四牡騤騤 旗旐
有翩 靡國不泯 民靡有黎 大風有隧 征以中垢 對彼雲
漢 靡神不宗 則不我聞 淑旂綏章 其藪維何 江漢浮浮
武夫滔滔 明明天子 匪紹匪遊 婦無公事 邦國殄瘁 維
今之疚 對越在天 不顯不承 伊嘏文王 貽我嘉饗 將受
厥明 亦右文母 靡有不孝 有秩斯祜 我受命溥將 在武
丁孫子 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幅隕旣長 受小球大球 武王
載旆 哀荆之旅 勿予禍適 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 古詩隨處
有韻 毛詩經二十九卷 劉向述韓詩

瓜瓞嗶嗶

生民篇瓜瓞嗶嗶毛傳曰嗶嗶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嗶嗶茂盛之貌

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珎讀若詩曰瓜瓞葦葦是嗒嗒本作葦葦繇
繇瓜瓞瓜瓞葦葦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葦葦猶言麻麥幪幪耳
毛傳幪幪然茂盛也說文葦艸盛也大雅卷阿篇葦葦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
廣雅曰葦葦茂也是葦葦為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
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
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
恨者以悔為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為政篇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
協韻耳皇疏以悔為悔恨亦失之

邢疏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
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

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漑

澗酌篇可以濯漑毛傳曰漑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大人曰

上章可以濯鬯鬯爲祭器此章之漑義亦當然漑當讀爲概漑古概通周

官大宗伯注漑祭器釋文漑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概一作漑淮南詮言篇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漑亦與

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鬯禁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

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醜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

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鬯

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鬯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概

不同若訓溉為清則與濯壘之文不類矣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即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誦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與心詭西行東坐鉉漚洪隨讀若譎隨字古音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譎音土禾反字或作詆又水佞賊為禍

作詆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閒謂之捷楚或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沈州謂欺曰詫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詆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詆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

當讀為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
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
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為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之政或
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為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
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即以正為政也
集傳

無然泄泄

錢氏答問曰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讎字亦引詩無
然讎讎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傳讎謀利口捷給索
隱謀漢書作喋喋口多言也喋喋之為謀
之為讎讎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

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為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
噴沓背憎毛傳噴猶噴噴鄭箋謂噴噴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

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
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

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為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為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為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閒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譖譖然而沸楊倞注譖多言也譖譖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楊注詘多言也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彊禦 彊禦多對 不畏彊禦

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會是彊禦會是培克彊禦與培克相對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

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漢書王莽傳曰不畏

彊又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曰強圉多力也淮

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圉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威故曰強圉也

逸周書諡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

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

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

之謂也

肆皇天弗尙

抑篇肆皇天弗尙引之謹案爾雅尙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右與

尙古讀若常與亡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衛縮傳劍尙威未嘗服也漢書尙作常漢

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尙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

九有以亡猶此言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也箋曰皇天

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騤騤旒旐有翩

珍傲宋版印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旒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

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

今案詩

人覩車馬旌旗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子子干旗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

辨見下條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

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為滅亦失之呂荆民

興胥漸泯泯焚焚傳曰泯泯為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

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

謹案黎者衆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燼少也黎與

燼相對為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者衆也彼箋曰黎衆也多也

子者餘也見方少也黎與子亦相對為文雲漢言周之衆民皆餓死

無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

詞毛傳云子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衆多

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為不齊固於文義不安

傳訓黎為齊亦不若訓衆之為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衆訓

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

以黑為號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

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
謬誤何以異於是也更以文義求之衆民謂之黎民猶衆賢謂之黎
獻皋陶謨萬邦黎獻傳訓為衆賢是其例也不聞訓黎為黑而謂之
黑賢也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離黎衆也某氏傳若訓為黑民於變時離

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衆也若訓為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

保曰羣黎百姓黎衆也鄭箋案既言羣而又言衆者古人語不避複
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衆齊民楚辭七諫云

羣衆成朋皆其證若訓為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衆也若

訓為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
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
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為隧風隧風即遺風也呂氏
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
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

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 隧之言迅疾也有隧

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

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

隧風空者大谷之狀也因謂之空谷 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為韻耳猶習習谷

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

崔嵬亦以為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

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土處

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

中為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 垢當讀為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

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強力忍垢 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

辱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又引

注曰宣王遭仰天也禮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為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家大人

曰對當為蒞卓到蒞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

作蒞云蒞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蒞則對為蒞字之譌無疑俗

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蒞字或作蒞蒞之為蒞猶荆之為荆二

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蒞故蒞譌為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

靡神不宗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祭者祭法雩

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為祭是宗與祭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

法云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

躬為韻若作祭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即以後漢諸帝

紀言之詩言哀此惇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熒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

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啓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啓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

我虞聞猶恤問也

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王風葛藟篇亦莫我聞下

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

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淑旂綏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毛傳曰綏大綏也正義曰綏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旛析羽爲旌載羽旌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

謂旂以綏為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

綏綏即文章之貌注以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為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

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為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

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藪維何

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藪作鬻筍作葦云鬻鼎實惟葦及蒲段氏

注曰詩其穀維何魚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實之初筵傳穀

也無云鼎實者魚鼈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藪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

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藪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遠非謂芼羹之菜為藪也毛曰藪菜穀

也引之案毛不云芼菜穀對肉穀言之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

之苻引之案芼芼羹無用苻者此為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誤皆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

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

謂孰物實於鼎者引之謹案藪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

實深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藪為豆實明矣說文作鬻乃藪之借

字蓋古人謂鬻爲鬻說文云陳留謂鍵爲鬻或作鍊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鍊馬融曰鍊鍵也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饅於是鬻於是以前以餬余口是也鼎中爲鬻故鬻字從彌彌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藪訓爲菜者殊義特以藪鬻同聲故大雅借鬻爲藪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爲茷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公食大夫禮記鉶茷牛藿羊苦豕薇土虞禮記鉶茷用苦若薇特性饋食禮鉶茷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鉶豕鉶皆茷凡言茷者皆鉶羹無謂鼎有茷者

賈公彥誤以鉶爲陪鼎辨見周官掌客注下

段氏彌縫許說而謂菜謂

之茷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爲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鍊之鍊爲筍

見周官臨人疏

於是易之鍊與詩之藪混淆而無別矣此不

可以不辯或曰筍蒲已爲豆實下文又言邊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邊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衆也互見周易覆公鍊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衆彊貌者浮與儻聲義相近浮浮猶儻儻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儻儻傳曰儻儻衆貌猶浮浮之爲衆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庶庶傳曰庶庶武貌猶浮浮之爲彊貌也人盛謂之儻儻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漚漚又謂之浮浮耳

見小雅角弓篇

載驅篇曰汶水湯湯

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洸洸亦彊貌下

傳曰泐泐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浮衆彊貌
正與泐泐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
夫泐泐也而寫經者滔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
以從之於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
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尙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
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
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
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
滔孟夏今史
記屈原傳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
通義
作陶陶
窮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
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此其明證也上句爲

江漢滔滔則下句當爲武夫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
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

說見前明
聽朕言下

重言之則曰

明明爾雅曰疊疊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猶勉勉也疊疊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疊文王令

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于

公之所明義明德失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

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

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

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

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

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

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紹亦舒之

姿也

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注申申天和舒之貌釋文天天於驕反與天紹之天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

隨字音而異也

彼言舒天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

故訓為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

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印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

織為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

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

即功事

功公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書宋宏傳公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

之佐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

孝武紀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

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

蠶織即功事故月令曰蠶事既登分

獻功男

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

食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

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

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為長說見後劉向述韓詩下

邦國殄瘁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曰殄盡瘁病也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殄瘁之同為病猶勞瘁之同為病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說見後殄病下是殄亦病也殄之言瘖也瘖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瘖我以旱箋曰瘖病也釋文瘖韓詩作瘖越語曰疾瘖貧病瘖瘖瘖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安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熒熒在安今本作疚廣雅曰安貧也召閔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也詳見釋詞釋文曰疚字或作安安與富對言是安為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

順其素行如生存焉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爲文

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

對答也顧命曰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

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揚也夫彖傳揚于王

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

爲清越矣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丕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

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

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不顯耳以後

承前則謂之不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不顯於

前不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卽不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

矣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

詩序專謂祀文王於文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說又曰於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

如復見文王與序樂一統天下合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磬折玉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中者彼然淵其

受命周公而後見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淵其音金聲玉色然復見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淵其

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淵其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

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但謂不承為以後承前則猶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

未當夫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不顯不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不顯非

創造之義而不承獨為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繹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

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為武王烝哉之烝魯語收擗而烝

衆經音義十三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釋文引韓詩曰烝

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賢篇引周頌

曰若山之承不斲不朋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

曰以觀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烈而

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

德不承無彊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纘亦失之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離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饗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饗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蕤韓詩作喜饗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誤解明字辯見爾雅

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序乃錢罇奄觀銚艾正所

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

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離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妣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

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

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

皇妣皇母耳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二者本不相因傳

以文母爲大妣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妣非謂因文

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矣且如

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

然矣烈女傳母儀傳大妣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

婦道大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太妣之文德明矣漢書元
后傳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後漢書鄧隲傳伏惟和熹
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敝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
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謚文而稱之也古人
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康誥今民將在祗誦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洛誥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
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
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
德者案思語詞是也此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
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三年左傳竝曰烈祖康叔文祖
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
乃曰繼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
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鄴傳雖有文

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為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為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為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倣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引之謹

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蓋本作孝說文孝效也

玉篇季古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則說文亦訓為效可知蓋孝效聲相近故云季效也說文教字以季為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季之訓效同可以為證宋本說文效譌作放集韻下平聲五有引說文亦作放而解之曰謂放效也不知放即效之譌也集韻去聲三十六效云季居效切效也足正說文從子爻聲與孝字從老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為效是也

同經文作孝而訓為倣故箋云無不法倣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沖遠作正義時季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倣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陸氏釋文不

爲孝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孝字也又案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倣其祖非謂國人倣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

有秩斯祜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祜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祜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戴云大也讀若詩戴戴大猷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溥既長卷阿曰爾受命長矣卽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同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旃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

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並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當作圜圜謂周

也今人謂疆域爲幅蓋因此而誤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

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並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圜同釋文圜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

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為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為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決拾既伙福祿既同降福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為廣為均為圓也幅讀為福隕讀為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第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莽云不逮之類皆為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曰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然而大者維何乎則

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為言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即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

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掾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掾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飫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

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

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共明刑毛傳共執也

拱掾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

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

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

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

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

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

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

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大小

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回而難通

矣廣雅拱揅竝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

武王載旆

武王載旆毛傳曰旆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

發

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旆後人依毛詩改之也

說文引作武王載坡引之謹案

發正字也旆坡皆借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

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月令曰

無發大衆

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厯

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史記殷本

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即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

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不作旆可知

哀荊之旅

殷武篇采入其阻哀荊之旅毛傳曰哀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克其

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家大

人曰毛訓哀爲聚聚荊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

讀哀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哀猶俘之通作哀也

謙象傳君子以哀多益寡

釋文哀鄭荀董蜀才作擇云取也集解引虞翻
注哀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擇哀亦同義

傳言聚而不言俘虜

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予禍適

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子猶施也禍讀為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予過謫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臬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即罪過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

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

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

是則正取則倣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

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

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

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曰法則曰倣效即承四方是

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

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

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

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甄琛

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亡則所引韓詩也白帖

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

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夫昔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

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

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

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

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崔嵬為韻崑隤為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為一韻要草蟲趨

趨阜蟲要趨為韻趨古讀若躍爾雅趨趨作躍躍漢書踊躍作涌趨

從弱之字古皆讀平聲草阜為韻草古讀醜蟲蟲為韻舞則選兮射則

貫兮舞射為韻射古讀若助選貫為韻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為韻粲

爛為韻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歛鬱為韻風林為韻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一之日寤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為韻火衣為韻寤粟為韻發烈為

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為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為韻鴻飛遵渚公歸

無所鴻公為韻飛歸為韻渚所為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為韻

淵闐為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為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為韻風雨攸

攸

除鳥鼠攸去兩鼠爲韻除去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韻正

冥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讀若朽口口爲韻百川沸騰

山豕卒崩沸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愧畏爲韻人天

爲韻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攘嘗爲韻右否爲韻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殄隕爲韻殄古讀若陳愠問爲韻質蹶爲

韻蹶協韻讀若屈原之屈成生爲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讀若

王豕聲豕音丑六切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爲韻清酒既載駢牡既

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協韻讀若隆釋文云韓

詩作隆雲漢二章上帝不臨與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

通爲一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禡附

爲韻伐絕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高爲韻明朗爲韻

明古讀若芒融終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積爲韻疆倉爲韻稼穡惟

寶代食維好穡食爲韻寶好爲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爲韻城

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堂羊為韻基牛為韻庸鼓有數萬舞有奕鼓舞為韻數奕為韻不

競不絀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競剛為韻競古讀絀柔為韻

震難為韻難協韻動竦為韻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

履綏之藟履為韻纍綏為韻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

城肅赴為韻肅讀若修論語蕭牆注鄭曰肅之言蕭也說文肅蕭竝從肅聲古皆讀若修兔武為韻置夫

為韻丁城為韻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為韻

楚馬為韻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維參

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小宵為韻星征為韻五夜為韻夜古讀東

公為韻參衾為韻昂裯為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

述畜報為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招宜擾畜只與秀霽為韻秀霽古竝讀上聲報古讀

若卒述為韻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瀾鷺為

韻鷺古讀若唯諾之唯濟雉為韻盈鳴為韻軌牡為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為韻逝古讀若舌說文從辵折聲詩思變季女逝兮與辜濁括韻言不可逝矣

與舌笱後為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亡喪為韻若羊舟游求救為

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為韻刀朝為韻絲

葛葛在河之澚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絲遠為

韻藟弟為韻河他他我為韻澚父父顧為韻洌彼下泉浸彼苞稂

我寤歎念彼周京洌愾為韻洌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與迄同

彼我為韻彼古讀若彼下寤為韻下古讀若戶泉歎為韻浸念為韻念古讀若壬說文從

心今聲彼彼為韻苞周為韻苞古讀若彪根京為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為一

韻蝓蝓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蝓敦為韻敦協韻讀若敦寂行輩之

敦蠋宿為韻野下為韻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飛

歸為韻燿駁為韻駁古讀若庶說文從馬文聲羽馬為韻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

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以使為韻衣歸悲為韻神之弔矣詒爾多

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為韻弔質為韻福食為韻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為韻湛古讀若澁厭古讀若愴露夜為韻晞歸

為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為韻訕邦為韻

踔踔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踔鞠怒為韻踔古讀若蹙說文從足叔

聲引詩踔踔周道爾雅作條條論語踔道草擣為韻將恐將懼寘子蹻即此字愁古讀若紐說文從心叔聲

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寘棄為韻于如為韻懷遺為韻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糾佻為韻糾協韻讀若驍葛屨傳云糾糾猶繚繚也月出一章

舒窈糾兮與皎僚悄為韻霜行為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

庾為韻稼古讀若古庾協韻讀若與茨坻為韻梁京為韻滂池北流浸彼稻田嘯

歌傷懷念彼碩人澎嘯為韻嘯古讀若修籀文作歔詩條其歔矣與修淑為韻淑古讀若讎池歌為

韻池古讀若沱浸念為韻田人為韻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

周道狐車為韻幽周為韻草道為韻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京室之婦齊媚為韻母婦為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雝宮臨為韻肅廟保為韻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莘莘萋萋雝雝啾啾鳴生為韻高朝為韻岡陽為韻莘雝為韻

萋啾為韻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廣皇為韻牡考

為韻祀子為韻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駟坰駟為韻馬野者

爲韻又有參互爲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求悠悠爲韻得服側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汎髡爲韻汎古讀若品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汎
濫汎淫疊韻字髡古讀若沈說文引詩作統
並從尤聲
尤音淫 彼彼彼我靡爲韻靡古讀
若摩 舟髡爲韻河儀他爲韻爰采唐

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
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二三章桑上上爲韻中宮
爲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爲韻
我嗟爲韻嗟古讀若
左平聲 乎乎爲韻渠餘輿爲韻而乎乎渠餘輿又通爲

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僊爾勇伊何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爲韻僊勇爲韻何多何爲韻驕人
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爲韻好草爲
韻天天人人爲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度貊爲韻貊古讀
若莫 明長爲韻類比

爲韻君順爲韻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翾藹

為韻止士為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

為韻背陪為韻明卿為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

為韻牛之為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倭說文從女禾聲

蒼兮蔚兮婉兮變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蓄來古讀若釐弗慮弗圖萋

兮斐兮哆兮侈兮侈修古拉讀若多說文並從多聲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母古讀若每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有壬有林載號載嘯優哉游哉經之營之宜民宜

人匪疚匪棘疚古讀若殛不測不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韻與此同猗

與那與倚古讀若阿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為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

之密如此按飛多與歸為韻燕于飛之子于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泳為韻不可泳

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類是也彼多與我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晁彼兩髦實維我儀冽彼苞稂愾我寤歎念

彼周京之類是也此浸多與念為韻浸彼苞稂念彼周京浸彼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

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昔之歌詩者

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

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耀如鷺如汎

如彼如髡如念如滌如厭如踈如怒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

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

卷爲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大

戴記保傅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衡璜爲韻宣二年左傳宋

城者謳睥其目皤其腹睥皤爲韻皤古讀若盤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

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狐狐爲韻裘駘爲韻裘古讀若其三十一年傳

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

國棟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出拔爲韻類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狸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聲

獲者之旌旣獲卒莫射射獲獲莫爲韻射讀食若獲聲旌爲韻昭

十二年左傳魯南蔽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

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為韻思謀志哉為韻謀古讀若媒志古讀若之

身臣人為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為韻悒音金心為韻式

式式力為韻孟子萬章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為

為為韻致至為韻天命為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甯超然高舉以保真

乎將疋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真人為韻疋粟喔儒為韻訾斯咿兒為

韻清楹為韻突滑為韻如如為韻梯稽脂韋為韻九辯蕭瑟兮草木

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

氣清宋慶兮收潦而水清慄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悵恨兮去

故而就新瑟慄為韻衰歸為韻寥慶為韻高潦為韻清清人新為韻

此以真庚通用悽欷為韻怳悵為韻又如皋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

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

徒萃之齋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問喪之
亡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愾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民敦工樸商慤
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強則
枉弗敬則不正口生詬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若億其德疑
疑昭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
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觥飯不及壺飧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昧雉
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
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
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
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
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
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四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

卷前二十篇為二卷後十一篇為一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

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也魯齊

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為卜商作後漢書周

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

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

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萼不

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為卷矣毛詩

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

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

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為一卷明

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為三

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二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鱗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

